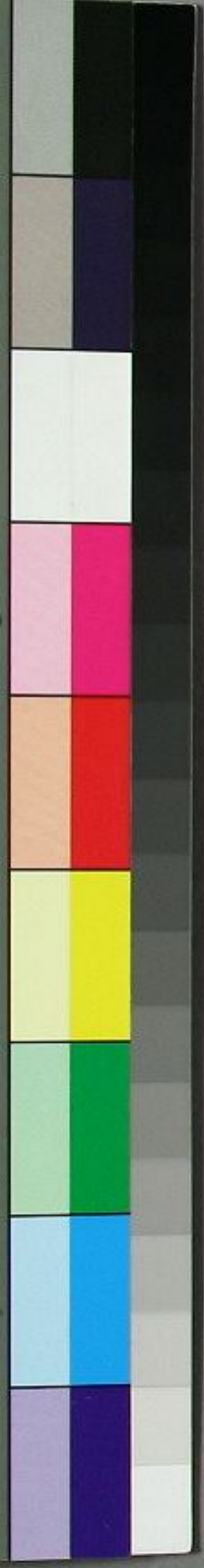


莊子因

四

113
877
4



14 13
877
4

莊子因卷之四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弁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聞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

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熊經若熊之攀樹而引氣鳥申若鳥之伸頸而運體道引導氣令和引體令柔也。五等之士皆有所好其心便已偏用故為無方聖人所羞稱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開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極也此承上二句來總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憺矣。平易恬憺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此段言聖人之心恬憺而自然也。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不為禍始人皆知之不為福先方是至人妙用福之先所以為禍之始也。二語可當座右之銘。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三句承上二句來。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迹去之所以循天理也。故無天灾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期信之必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音皮。虛無恬憺乃合天德。此段言聖人之應物順乎自然所以成其虛無恬憺以合天也。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

刻意

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
 逆。粹之至也。此段指出人心本自無物。一有所動。皆屬妄
 念。連應物。便已不是了。故此比上段又深一層。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病在不
 休不已。
 四。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
 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應上不雜。靜一而不變。應上
 則平。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應上鬱閉而不
 流。亦不能清。此養神之道
 也。此段言聖人養之以靜。又非塊然無所為也。蓋有能
 靜。能應常靜。常應之道焉。故靜與動皆所以養神也。夫
 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
 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其名為同帝。同帝同於天。載也。此
 言精神不可輕用也。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

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神在人身一而已
 矣。清則散。處於五

官三府而成。聽命於一人。故神為主宰。精為作用。神存則
 精自固矣。守神勿失。則我即一。一即我更。無分別。一之精
 可以上通於天者。此也。心印經云。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

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精與神相依附。守
 神所以貴精也。故素也

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
 謂之真人。此段言聖人以純素養其
 精神。所以能與天通也。

人之好尚不同。而成歸於一曲。聖人則無所為。因無所
 不為焉。何也。以其恬澹寂漠。虛無無為。本天地以立道。

德也。故其居心也無憂患邪氣之侵焉。及出而應物則
生死動靜無非天矣。然豈強為合哉。蓋道德之中本無
一物。其所謂悲樂喜怒好惡者皆幻相耳。靜虛澹粹所
以為德也。形勞精用於何有焉。則似乎一靜而不容動
者矣。孰知有動有靜而常動常靜在天。所以為德者在
人。所以為神也。未養之先稱為同帝。既養之後名為合
天。則純素之真人其慎無輕用於越之劍也哉。此篇發
揮精神之理。微言佞著。但細玩其行文蹊徑。與天道篇
如出一手。此則略少波瀾耳。或以膚淺疑其偽作。此明

眼者之言也。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善戰
反
下俗字
屬衍
滑音滑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
之蔽蒙之民。繕修治也。滑汨亂也。性非學不明而俗學所
對真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
而言。知覺性也。恬者無為自然之義。不以俗學障之。俗思
養恬亂之則一定之中自能生慧矣。然其知之生也亦任
其自知。而不知以知為事。則雖知無傷於恬。知與恬交相養
之本然。故曰以知養恬。此三語通篇之綱。知與恬交相養
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用知則不能恬。無以知
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知與恬交德無不容。仁
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和即德也。理即道也。

繕性

松井暉風劄評

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仁義交盡其心所以為忠中純實

而反乎情樂也。反乎情以歸性所以為樂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

體之所行而順其自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凡此者自和

然之節文所以為禮而有枝不得偏行偏行則逐末忘本而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

物必失其性也。根天下亂來言天下之所以亂者以彼欲

乎物以不足蓋且之德而蓋冒之物之所以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

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

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混茫澹漠皆為無

有知無所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此段

可用也

註文養和怨養知

人以恬養和故使天下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

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

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澹同

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澹澆同險德然後去性而從於心

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

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此段言世運降而德運衰不能以恬養知故使物皆失其性也文氣層層相生轉換極靈由是觀之

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

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

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言道德雖隱世隱之也。聖人不自隱也。不自隱正欲以興乎世。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

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

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此承上文而論真隱而不見有為之迹也。根極謂性命。疏隱字獨解。古之存身者。存身一作行身。非也。不以辯

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

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反其性即反其性情以復其初也。數知字

應上雖有知而無所用句。見其以恬養知也。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

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疏得志獨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

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無憂所以為樂之全也。今寄去則不樂。由

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倒置謂不知本末輕重。

道之不可以俗求也。以俗之障不能養其知。俗之亂不能養其恬也。故治道者。唯不以俗學障之。俗思亂之而

混冥之中自有以得其照曠則恬也而知因之此所謂
定中之慧矣是知也莫之爲而常自然又非役役以求
爲知者是復卽知以成其恬此交養之說也惟得乎交
養不特道與德因而見端卽爲仁爲義爲忠爲樂爲禮
無不一以貫之矣苟有不循其本而惟禮樂之是圖焉
是偏行也偏行則天下將有不能反性情以復其初亂
之身也何日之有顧思古之人則不然以混茫而得其
澹漠與世而有其至一也是純乎其爲恬矣使人有知
而無所用又豈非以恬爲知之養者乎乃無如德衰而

世遞降遂有爲天下者之名因而流爲去性從心文博
惑亂莫不失其恬以求爲知此俗學俗思之所由出也
世與道之交喪如此職惟德衰之故聖人處此其德尚
可恃乎夫德之隱也聖人固無如世何也然德之隱故
不終隱也世又無如聖人何也時命不同而存身則一
不以知爲貴惟以恬爲用所以爲樂全也樂全而得志
卽在是矣豈如俗之忘乎性命謬以儻來之軒冕易其
樂哉若夫肆心趨俗以致喪己失性爲倒置之徒者直
與蔽蒙等耳何足道哉此篇以恬與知二字作骨數段

述述說下。立論甚醇。華實並茂。且別有一種秀色。令人賞心不置。然細加尋繹。覺未免有訓詁氣。殊非南華筆也。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

涇。濁也。非涇。渭之涇。須辨。

兩涘渚崖之

閒。不辯牛馬。

是水大。崖遠。見物模糊。一段。的景況。摹寫逼真。入手便奇。

於是焉河伯欣

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

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

歎曰。

若。海若。滄水之神也。

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

謂也。

聞道。僅百耳。不及萬分之一。遂以人莫己若。此不知量之甚者矣。

且夫我嘗聞少仲

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

下言伯夷仲尼。此先以無意出之。是文字埋伏。法有婦姑兩仙。夜中置子之

妙。他人為此。不知費去多少。扭捏矣。

今我睹子之難窮也。

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大方。猶大道也。

生下面大理兩字。此段言見其大。則小者不足論也。

北海若曰。井蠆不可以語於

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

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

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

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間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

反

不變。水早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先將海

力。描寫然後倒入。不敢自多之意。筆如勁弩。初張審括。命中矣。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

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

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若只說不

文情往而不返。此又先着方存見少。一句。抑揚開闔之法。盡矣。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

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壘空。水穴也。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

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處萬物之

之數。此合大虛之間。凡可名者。論之也。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

人處一焉。人在九州之內。只算得做一件。此合鳥獸草木論之也。此其比萬物也不

反

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連猶承三王之所爭。

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任士。任事之人也。盡此矣。伯夷辭之以

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

水乎。此段言道之大本無窮。極在世界中。所為自多者。皆自小耳。不足稱也。河伯曰。然則吾

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言小者既不可為大。若此。則吾於物大的還他。太小的還他。小何如。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量。謂局量。

之大小。時謂所值之先後。分謂此生之得失。終始。謂死生存亡之變。故言物皆無一定。而各自足也。是故

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今

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

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南華學問只是合局打筭胸中具有天地古今故能置身物外

將極相反事情作平等觀。即齊物論云無成與毀復通為一之意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上數知字尚多一番色相筭來此知却用不着倒不知以物還物連我此生亦屬多餘

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言知至小無窮至大難以推求頂上面四段來

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此段言天下之理大小本自無定言大言小皆無有是處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信情實理

也。此一轉。又將大小翻入精粗。說到道理上去。漸入武陵源矣。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小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犬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

惟不盡故謂其不可圍。惟不明故謂其耳。細玩自細視大。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夫言精言粗。皆期其有形者而言之矣。若無形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故數所不能分。不能窮也。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分之窮之所謂言與意也。可以言論形之相若。言與意皆無所用。方成。極至。連精粗之名。無從着落矣。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

害人不多仁恩

其行雖不害人亦不以仁恩自多也

動不為利不賤門隸

其動

雖不為利亦不以門隸為求利之人而賤之也

貨財弗爭不多辭讓

雖不貪贖貨財而爭求亦

不以辭讓為多也

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

雖不借人亦不自食乎力以自多且人有貪汙之行

者亦不賤之貪汙如借人舉事之類

行殊乎俗不多辟

異行殊乎俗則多辟異之行

為在從眾不賤佞諂為在從眾則多

佞諂之心人皆賤之而不以為賤

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

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

以上皆言依同之德自合如此

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約分言收斂分

量以至於不聞不得無已地位是不期精粗處此段言大道本無精粗大人體道亦惟於不期精粗之極而求

也之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

小大又問於無分別中忽至於有分別從何而致倪緒之兩頭者蓋取以為分別之義

北海若曰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言其皆自貴而賤人也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

貴賤之權本非己所能操猶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

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

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

則差數觀矣

因人以為大小則無物不可為大小矣知其無不可為大小則物之差數見乎言大小本

可以相為也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

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

無則功分定矣。功分猶功用之定分也此又因大小以趣

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

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趣操猶趨

尚之操持也。此又因大小而及。是非見是非之各成其所

適也。此段總言物之内外貴賤大小原無定屬。筆筆生

動。有生龍。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

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

以為常也。讓美德也爭賤名也然各有時而不一焉梁麗

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塞穴。言殊器也。棟也騏驥驂騑。一

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狽。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

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此舉物理以見貴賤大小之無常也故

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

之情者也。殊器殊技殊性大有所能小有所拙用於此者或廢於彼物理如此猶之天下無常是之理古今無常治之世也然則倪貴賤分大小孰有方之見而不知無常之變者皆為不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

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

舍。非愚則誣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

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此又言貴賤本於時當時失時使一

事而貴賤分焉。時之難

定。則貴賤之難定也。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

大之家。門字家字俱當向裏面說方與上面倪字呼應。此段言貴賤大小之名原無定在亦因乎人強名

女音涉

而汝同
下同

蘇言由
泛字初
反
吟之忍
反

之耳若求其
倪者皆非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
舍吾終柰何
因前言不生分別則我之所為似無所適從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
何貴何賤是謂反行無拘而志與道大蹇
行者廣平之地反之則平復為
以世情之見以拘爾志與道乖蹇而不能通也
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
施者仁之用謝之則賜數非所計也慎毋執一而行與道背馳而不能合也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
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
無所矜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
孰長
無拘無一則無方之德也故形容三段總見其無方也承翼承接扶翼也唯其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長

短皆足也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岱乎其
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
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夫道固無終始也乃物則有生有死實不可守其定位於形迹之間何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去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不可止者時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如循連環終則有始也大義即大理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夫固將自化言人之化或為或不為皆適如其化之自運耳此段言人之所為當在其道之自然無容其有為有不為於其間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承上言順其自化則無物不在於化之中然則何貴於道而必
以道物身也此
問極細極靈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

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所以謂消息盈虛之理，權則不以物害己。言不以外物以傷其

能。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也。却說出實

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躡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天在內而主張焉，人在外而斡旋焉，此定理也。故人之德順理而在乎天者，方知天人之所行，有如此矣。苟能根本

窮究亦不休乎。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言天人相須以有成，不可相離也。故曰：無以入滅天，無以故滅

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故者有心而為之謂命，天命也。此

夔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一足，蚘多足，蛇無足，皆自能行，然

猶有以形似風，則無形而自行，目則不行而自至，雖無形，然猶以形用也。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到，故相羨也。絕頂異解，隨口出之，不顧天荒

地老，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夔謂蚘曰：吾以一足

踰蹠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眾足，獨奈何？蚘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

按跨字 陸氏勅 甚反 郭 氏克減 反一音 初葉反 集韻正 韻替音

同蹠無
一作零
音著而
踏字音
伶偏行
也又作
伶徐行
不正克
林氏或
以踏作
踏看

反踏二六

蜚音飛

勝數也。噴唾之喻構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象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有似有形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鱗或作躡足踐也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象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此段言天機所動各有自然，彼之所難，此之所易，則難易不在於多少，有無之間也。亦河伯問答一段餘意。○心目二語不着，疏解文如半身美人圖，正於未畫處傳神，奇絕奇絕。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憚。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此段言聖人能以小不勝為大勝也。承上面物不能害來。○諱窮求通等語，以擬聖人之言，恐覺不似，且

筆頤平庸非
莊所作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辭。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埴井壞謂東海之鰲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蠅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井幹井欄也。缺甃井甃缺而成崖者。接腋持頤。鼃赴水則以兩腋拍水如接物者。然持頤

埴音坎

軒音寒

擅市戰反

緊閉其口也。還回顧也。軒水中赤虫科斗。蟄子也。

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

繫猪去反

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鰲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畜負山。商距馳河也。商距馬也。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

適始赤反

趾音此

一時之利者是非埒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
 無南無北。夔然四解。淪於不測。跳也。夔然釋然也。四解四達也。無東無
 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玄冥溟滓之先也。大通大道也。子乃規規然而求
 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闢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
 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下也。夫
曰餘未得國能。國能彼國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今子不夫。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
 舉而不下。乃逸而走。此段言小勝者不能為大勝也。無甚
 深旨。莊叟亦無貶人。自譽至此。恐為
 後人
 實筆

鵲於
反
仕俱反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
 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
 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
 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
 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結韻悠然有致。此段言知道者
 自得其貴也。承上
 察乎安危三句來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
 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當知此時莊子之見非
 打抽豐。惠子之搜非逐遊
 客也。可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鵲。子知之乎。夫
 勝粲然。

秋水

鵷鷖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鵷得腐鼠鵷鷖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鵷鷖鳳鷖也練實竹實也嚇怒其聲恐其奪己食也千古鄙夫患失之態只以一語寫盡矣此段言貴者有貴之賤而賤者有賤之貴趣操不同願各有極也承上察乎安危二來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兩人機鋒絕唱異樣辯亦真一時之勝事難得難得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言我與女雖不

相知然為人若魚則異類矣故為不知之全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請循其本問我之本意也女安知魚樂云者是明知我之知而問我矣我以身居濠上而樂則在濠下者可知也此段言人情物理自可相推魚遂其樂亦自得其天者故魚忘江湖人忘道術其致一也

道者大理也明之者是之謂大方之家曲士不得而與焉以所見小也曲士所見無過於仲尼之聞伯夷之義而止耳殊不知在天地之間凡為五帝三王仁人任士所不及者正未有窮是大小之數較然不可不知矣然知之又不以有定者為知而以無定者為知蓋遠近今

古。盈。虛。坦。途。之。故。理。所。必。然。人。之。爲。知。總。屬。多。餘。區。區。而。計。大。小。未。足。據。以。爲。得。也。何。也。大。小。之。名。由。人。所。見。而。造。故。精。粗。之。異。便。率。期。於。有。形。乃。道。之。所。在。固。有。不。期。精。粗。立。於。言。論。意。致。之。表。者。非。大。人。之。行。位。同。其。德。惡。足。以。有。合。哉。夫。大。小。之。所。在。而。貴。賤。分。焉。惟。以。道。而。觀。蓋。有。殊。其。時。以。異。其。用。欲。求。爲。貴。賤。大。小。之。倪。而。絕。不。可。得。則。辭。受。趣。舍。之。間。夫。亦。有。所。決。矣。反。衍。謝。施。兼。懷。萬。物。惟。無。方。者。所。以。語。大。義。之。方。也。有。爲。有。不。爲。適。還。其。化。之。終。始。其。所。貴。於。道。者。特。以。明。理。達。權。物。不。能。

害。有。得。乎。內。天。外。人。之。功。豈。猶。以。人。滅。天。而。失。反。真。之。道。邪。海。若。之。告。河。伯。以。此。譬。之。夔。蚘。蛇。風。雖。有。異。同。各。因。其。天。不。在。多。寡。有。無。之。數。至。於。以。小。勝。爲。大。勝。則。有。以。勝。乎。物。如。孔。子。圍。於。匡。卒。致。將。甲。者。請。辭。此。物。莫。能。害。之。一。証。也。豈。如。公。孫。龍。自。適。一。時。之。利。而。徒。以。取。困。於。人。哉。是。以。神。龜。寧。曳。尾。而。不。留。骨。鷓。鷃。食。練。實。而。忘。腐。鼠。皆。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之。故。明。道。者。必。如。鯨。魚。之。出。遊。從。容。自。遂。其。天。之。樂。物。我。之。間。皆。得。其。性。始。爲。反。真。之。極。則。也。是。篇。大。意。自。內。篇。齊。物。論。脫。化。

出來立解創闢既踞絕頂山巔運詞變幻復擅天然神
斧此千古有數文字開後人無數法門但其中孔子遊
匡公孫龍問魏牟二段意頗淺膚疑為贗作姑括而出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處
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問起勢甚嘖嘖夫天下
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
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
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

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所樂如彼所苦如此總以夫富者

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

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

生壽者悄悄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此三

貼富貴壽三等根天下有至樂句來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

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

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

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蹲循遂巡退聽

見聽即當却去不必與之爭也此段單貼善字根可以活身句來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

蹲音持

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
 趣者音阮。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
 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
 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無為所以無樂。無譽所以
 為至樂。至譽至樂。與上富
 貴壽相應。至譽與上爭名相應。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
 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
 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
 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
 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芒即混
 芒之義

芴音忽

芴即芴穆之義。職職繁殖也。此總言無為。而無不為。至樂
 活身皆由此也。○此段是一篇之冒。步步相生。針線甚密。
 無一毫滲漏。恐
 非莊叟所作也。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盆瓦缶也
 鼓之。所以
 節音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
 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慨同。

○莊子絕是逆情之
 人。此句便自己道破。 察其始。而本無生。生指知覺
 運動而言。 非徒無
 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
 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
 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本是如此。目前常
 理人皆不知何也。 人且偃然寢於

噉古帝反

莊子內篇齊物論

巨室。以死為寢絕無分別驚。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此
入之談虧他偏說得出上 模樣果何為。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命天命之流行即
邪真個無謂 尋於無已不。必作命運說。上面春夏秋冬相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冥伯已死之稱 崑崙之

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柳瘍也柳多癰腫 其意

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

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假借即佛經所謂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是也 生

既為假。又假之。而生生焉。是不過如塵垢之集耳。死生為

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觀化觀天地之化而化及

虛音墟

我謂我之身亦在化中使我隨化以生生固其宜也。說得我生絕不相關則我之為我果在何地此處可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

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

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

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五問錯

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

辯士。諸子所言。皆人生之累也。諸子所言謂子所問諸語也。就伊問語翻跌極得

法。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

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

莊子內篇齊物論 卷之四 至樂

南面王樂不能過也。想當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

形為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髑

髖深曠感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此段齊生死之意賞看得活動淮南子曰始吾未生之時

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即此意若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

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

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綆井繩也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

類音類反

女音汝下同

可損益吾恐回與齊疾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

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人惑則死

若指顏回以搜暴人而死則與上下文俱不相貫若指齊疾恐世無惑言而死之人此等拙筆欲以擬莊何不自量也

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

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

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

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

湖食之鱮鮓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

以夫誑誑為哉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

澶澶同水沙澶也

誑誑反

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異故也

處又竊齊物論篇內數語
改易字面填入何苦乃爾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

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名止於實各隨其情義設於適投人所安也條達者通於人福持者利於己此段似指用世而言豈攬掇於此甚屬無謂其文之平庸淺膚不問而知其為偽物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

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撻扶也。惟予一句十三字不可斷讀看他說出惟予與女四字妙絕於天地世界中只尋得此一詞莫逆知己舍此便無可與言矣

若果養乎子果歡乎言

徒言度

豎音繼

一本陵
鳥下復
有陵鳥
二字
鴿其真
反豎
許今及
輪音路

果以死為安養乎子果以生為歡樂乎皆未可知蓋死者不終死而生者不終生將變化無所終窮以起下文之意

諸解失之種有幾得水則為豎塵浮水得水土之際則為鼃

之衣水土之際水得土氣漸凝漸厚遂有體質其色沉綠名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

鳥青苔漸漸近土生於陵屯化為陵鳥即車前草名也得鬱棲則為鳥足鬱棲糞壤也鳥

鳥足之根為蟻螯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

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鴿掇鴿掇千日為鳥其名為

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食醢蠖願輅生

乎食醢黃輅生乎九猷音况脊芮生乎腐蠃音歡羊奚比

乎不尊久竹生青寧羊奚草名其根若比合於久不生青寧之作則生青寧青寧亦虫也

寧生程

程或解作豹

程生馬馬生人

馬生人按搜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蓋物類之變

難以致詰也楞嚴經云人死為羊

羊死為人佛家亦不肯向人說謊

出於機皆入於機

出者生也入者死也機者陰陽二氣之動也此段說出許多物類相生諸解

無所攷據姑存疑以俟後大意謂人之生死皆造物化機所動也

天下所貴而不可必得者至樂活身是矣。願俗以富貴壽善為尊。以貧賤夭惡為下。誣誣然以求之。大約為形起見。而究不足以為形謀。是其所為樂者皆所為苦也。孰知至樂活身之術。以無為而始存。蓋無為而無不為。天地之化也。人亦當順其自然。在其死生變化而不必

有所動於中。則無為之道長樂長存。皆以此矣。故有形而變。等之於四時。鼓盆不哭。所以忘乎人之死也。觀化而及。視之為晝夜。柳生無惡。所以忘乎己之死也。猶未也。生為人間之勞。死為南面之樂。髑髏之夢。則有生不如死者焉。是併忘乎齊等之說矣。猶未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列子之見。則又有未嘗死未嘗生者焉。是併忘乎生死之名矣。此皆能得乎無為之道。以成其至樂活身之術者。豈俗之所能識哉。此篇鼓盆支離叔空髑髏百歲髑髏四段。理解精闢。得未曾有。可上擬大宗

師篇內子祀子桑戶孟孫才三段。但議論稍遜耳。細玩應入秋水篇中。以為生而不悅死而不禍樣子。疑散佚之後。好事者遂撰出此篇首段。因而攙掇其中。此猶可置勿論。但忽添出顏淵東之齊一段。與上下文絕不相蒙。其文之庸弱不堪。醜態備見。為可憾耳。彼贗作者。不覺自欺欺人。然淄澠之水。合尚有能辨之者。況魚目混珠。安可掩乎。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者形之所以為形。無以為身外之物。無所用

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人力所不及。謀之無益也。養形必

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如富貴而夭折者。物雖豐不能享用也。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如行屍走肉。人未死而神先去也。此四語承上四語。

言達生達命者見及此也。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言此形若傳舍之意。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

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世者如世人所為養形之事。雖不足為。而不可

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不可不為。如衣食俯仰必不可廢者為之。不免則累亦不免矣。棄世則無累。

世出世如今人出家入山之類。諸解憤憤。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無累不為世事所累也。正

平得。心體之本然也。更生更得個活身的事。奚足棄而生。

道理造化便死他不得也。度幾近道也。遺忘也。此句作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有虧。與廣成子所言無勞。女形無搖。女精。夫形全精復。與天為

奚足遺。問辭喚起下意。與廣成子所言無勞。女形無搖。女精。夫形全精復。與天為

同意此更明其所以致此之故也。形不勞則形全。精不虧則精復。天地之所以長久者。以

常清常寧之形全也。以常健常順之精復也。故曰與天

為。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

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然與天為一之故。何也。蓋

母然氣合則聚而成形。氣散則返於無始。惟形精不虧之

人方能入無出有。而生變化。如薪盡而火無窮也。故曰能

移。精而又精。言造其極也。相天言宇宙在。氣順則天地之

道家謂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

氣亦順。確有此理。非迂語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

萬物之上而不慄。如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請問何以

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蓋至人

氣而成身。外之身故能如此。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

非知巧果敢有心以勝物也。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若以形

論則我與物皆為物也。物之相去幾何。亦何能立乎。則物之造乎

物。先而獨勝之乎。蓋以其不離於形色故耳。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則

之中。有生於無。生。死。而不死者。得是道而窮盡之。彼將處

自能離形。超化。至於物先也。外物何得而禦止焉。乎不滯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

下物字
上一本
有物與
二字

達生

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不滯之度適當而不
而不窮也皆純氣之用也處之藏之以遊於萬物所藉以
終所藉以始之處即所謂造乎不形止乎無所化是也豈
其性則不二養其氣則不耗合其德則不
散由是以通乎物斯能與造物者遊也
 夫若是者其天
 守全其神無邪物奚自入焉。如是則其自然之天所守既
全其神自無間隙可乘矣外
 物何能入。其舍乎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
 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妙在乘亦不
則必知其墜矣是
文家進一截法
 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物而
 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
 天故莫之能傷也。藏於天藏其神於無情之天也上言守
氣此言藏神藏神所以守氣也胎息經

習音習

鑽鑽耶
干干將
皆利氣
名

云神行則氣行神住。則氣住皆本於此
 復讎者不折鑽干雖有忮心者不怨
 飄瓦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此
 道也。根上聖人來由此道由
此無心自然之道也
 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
 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
 真。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德生承上平均賊
生承上攻戰殺戮故天可常不可厭也人可慎不可忽
也以其真言
 各得其天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痾僂曲背
粘蟬曰承
掇手取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
 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

蟬音條

而不墜猶掇之也

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神定而視審可知矣此言承蠅前一截工夫

吾處身也若撮抃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

萬物之多而唯蠅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蠅之

翼何為而不得身如撮抃之拘臂若槁木之枝則內忘我矣唯蠅翼之知則外忘物矣不反不側承

楸株槁木二句不以萬物易蠅之翼承孔子顧謂弟子曰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用志於端一則神凝定而不擾

此所以為有道也此段言藏神之用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澗之淵觴澗名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遊浮於上也沒汨於下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

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

言與水相忘猶知有水也

若乃

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

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没人竟不知有水矣利害不入乎心故暇也暇則巧之所從生矣

以瓦注者巧以鈎注

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

重者內拙注射而賭物也鈎帶鈎矜憐惜之意重在外則心已為外所分也故拙也此亦用志不分之喻

未用倒收文法詘然而止力有千鈞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學養生也吾子與祝

單言

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羊已前行者不須鞭，唯其在後者鞭之，以喻既養其內者即當養其外，既養其外者即當養其內也。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鉞虎，鉞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高門，大家也。縣簿，謂懸惟簿於門首，閭閻之小戶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不鞭其後，不能勉其所不足也。仲尼曰：

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入而藏，有心於晦也。豹似之。出而陽，有心於顯也。毅似之。柴立，木偶無心也。中央，隨時顯晦，出無心於出，入無心於入，中亦無心於中，三者俱得，則名極而實當矣。夫良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

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喪者，祗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此言嗜欲皆足以傷生，而人不足甚哉。養形果，不足以存生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牢筴，豕也。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撻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

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

尻

撻

莊子內篇齊物論 達生

於豚楯之上聚儂之中則為之。豚楯畫角也聚儂曲薄所以捲聚物者言被刑戮而置於此也為莛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莛者何也。未結反詰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

對曰臣無所見公反音熙謔詒為病。謔詒或作嘔噦解或曰倦

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

鬼惡能傷公。一語道破真良醫國能也戲瓦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皆用此法夫忿瀆

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忿瀆鬱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

下而不生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此言病由

自傷也。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沈水窳有髻。音詰

陪阿鮭龔躍之。陪阿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西北方之下者

則洪陽處之。洪陽豹頭豹尾水有罔象。罔象狀如小兒黑丘有嵒

山有夔。夔狀如鼓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

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

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

之者殆乎霸。此語極投合桓公平日心桓公驪然而笑曰

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桓公所見未必即是此物是英雄欺

鼓動人心處安知白魚赤鳥斬蛇

達生

豈有

也。自傷也。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沈水窳有髻。音詰

陪阿鮭龔躍之。陪阿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西北方之下者

則洪陽處之。洪陽豹頭豹尾水有罔象。罔象狀如小兒黑丘有嵒

山有夔。夔狀如鼓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

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

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

之者殆乎霸。此語極投合桓公平日心桓公驪然而笑曰

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桓公所見未必即是此物是英雄欺

鼓動人心處安知白魚赤鳥斬蛇

渡水之事非造作出來陳勝狐鳴烏於是正衣冠與之坐

書亦即此意勿以成敗論英雄也此段言物累皆起於心之

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自傷非物之能為傷也

紀消子為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已乎問鷄已乎可用乎曰未也方

虛憍而恃氣暴其氣以求敵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有敵之者至致其雄

猶應之也見鷄之形而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有敵之者至致其雄

毅以待其聲望之似木鷄矣形如槁木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

走矣此以為為藏神守氣之喻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鱉之所

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

流而拯之並流傍流而救之也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

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

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旋入與汨偕出

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

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安字絕有妙用惟能安於陵者則

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所謂習與性成者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命也於行險中發出一個居易學問大奇大奇此

段與操舟意頗同言藏於天物不能傷之義

鑿者

梓慶削木為鐻。鐻者鐘鼓之懸。鐻成見者驚猶鬼神。疑其精巧

非人所成也。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

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

靜心。氣全則心靜原。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忘利也。齋

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忘名也。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

體也。至此方是以。當是時也無公朝。視公朝若無也。其巧專而外

滑消。其外事之滑亂吾心者俱消也。二句承上三層作總收語。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

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不然則已四字極直截了

當若稍有徘徊顧慮於其間便不能靜心矣。則以天合天。因物付物不離其自然。器之所

以疑神者其是與。此段亦與上段從水之道而不為私同意言與天為一之功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

弗過也。言雖組織之文不過如是也。使之鉤百而反。使之圓而軀之。顏

闔遇之。人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

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此段以為

世累無窮形勞精虧之喻

工倕旋而蓋規矩。蓋猶過也。但以手旋而指與物化而不

以心稽。指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心崑於物而不為物所苦也。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

注善言作驛

反。實

卷之四

墮至也

部一作

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會處境也，無所變從，故隨所遇而皆安。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知有適尚有所不能入於化，自無往而不適矣。此段養生者忘乎物以全其天之自然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詫，怪而問之也。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寶音擯於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此君舉動張皇

語言粗率，自是難與言矣。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作為其事而不敢自恃，長育其德而不敢自主也。今汝飾

而汝同下同

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謂其惑而來非我惑之也。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

莊子內篇卷之四 達生

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言使之從容自得而食也。則平陸而已矣。今

休歎啟寡聞之民也。歎，孔也。啟，開也。言所見之小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

之若載鼙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段

言全生道非至人莫能知亦非至人莫可語也。

人之命於天而立於世者，形也。而生具焉。生之存而不亡，在乎世以入於天。故養形不如全形。遺生而後更生也。然更生之道，又不徒在形而兼在精。精與形相得而足，則天日在入之中。精與精相進而深，則人反操天

之勝。何者？以其立乎形之先，守其氣以全其神，而端致其精之用。始焉離物以獨成者，終焉入物而無忤也。則至人所謂不窒不熱不懷之說，豈非開天之天，得更生之理，以遂其能移之功哉？彼夫承蜩小數也，操舟下技也，痾僂之用，志不分，沒人之覆，却不入，猶遺外端，內以為功。況養生乎？雖然，此為既養之後言也。乃若方養之時，則內外之功，不可偏廢。如單豹之虎食，與張毅之痾攻，各有違於牧羊鞭後之訓，則外患之豚楯聚僂，內患之忿瀟怒忘，皆形精交養者所當戒也。必其精於內者，

不求應物。而形於外者。物莫敢應。如紀渚子之於鬪鷄。方稱善養耳。由是而進之於天。則從水道不爲私。呂梁丈夫所以蹈水無苦也。入山林觀天性。梓慶所以削鑿。疑神也。不然。世累無窮。以形精。役役於其間。鮮不爲東野稷之馬。鉤百以取敗耳。又安望其如工倕。指與物化。靈臺一而不挫。以幾於忘適之適邪。語此至人之行也。非至人不足以語此。篇中大旨。發內篇養生主所未備。闡出精氣神三寶妙用。爲玄籙開山秘法。段段設喻。精言如屑。長生久視之道。盡於此矣。莫與門外漢言之。

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經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不能鳴之鴈。既殺恐再有客至。能鳴之鴈未必可免於異且奈何。奈何以此語之。莊叟不知作何回答。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

累謂有材而不自見其材之意然未免為物所累故似之而實非以不能免乎世累也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則不然乘猶騎乘所謂置身也浮遊於世而不世而出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土世者也無譽無訾譽訾可否也龍蛇言其屈伸無定隨時變化而不一也上下猶飛潛也和即和光同塵之浮遊乎萬物之祖和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祖所謂衆父父物之所生也我得遊心於物之祖則物皆我所物而不見物於物矣尚得而累於我乎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若以己身為萬物之貴以道為中人倫之傳則不能與時俱化以

志誌同

和為量者則材與不材均不能免矣。世情薄惡如此。弟真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悲夫。兩字無限感愴。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內篇人間世說不材之用至詳一段議論歸本道德自駁自解言下無餘蘊矣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絕句親而行之無須臾離言親切而行之不離也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胥疏與人相遠也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

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灾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

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有其身而矜其國，雖

憂懷萬端，而患慮愈淡矣。惟外不見人，內不見己，方成至虛。天下之大，解脫無過於此。南越有邑焉。

取其去魯之遠也。名為建德之國。好個國名。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

知作而不知藏，無私蓄也。與而不求其報，無人也。不知義之所適。

無分也。不知禮之所將，無往來也。四句俱根少私寡欲來。猖狂妄行而蹈乎

大方，動而自合也。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喻道為物之所以終始也。此地方稱樂土，武陵源不足言也。王績醉鄉記，人稱為絕唱。不知從此脫化出來。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

輔而行。捐俗棄其世俗一切有為法也。輔，依也。此段言除患之術，必歸心於道而後可也。君曰：彼

而本
作乃

我
一作
餓

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

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形倨，踣礙之謂。留居，滯守之謂。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此

言入道者當外其形骸也。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

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

無糧而乃足。此言入道者當去其嗜慾也。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

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涉江浮海，言汴流窮源，愈造愈深，將立於不測

而遊於無有也。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至此平日聰明

如送行者，至崖而反，君自此芒乎，獨行入於寥天而去，人遠矣。遠於人，則隣於道也。莊叟善體物情，於徐無鬼篇

撰出，去國景况於則陽篇，撰出回鄉景况於此，撰出送行景况，淋漓曲盡，筆有化工，諱技至此乎。故有人

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
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有國則有人亦且見有於人矣憂累豈能免乎言堯者舉讓國以見例也大莫廣莫與無人之野建德之國總形容其虛也憂累根上患字來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舩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
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
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者向也虛而今也實也人
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邪呼聲也結前以虛心為歸宿末二句方是正意文氣悠長人情曲盡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

成上下之縣設架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也三月而成言其速也王子慶忌見而
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矣故曰無敢設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去華務侗乎其無識
儻乎其怠疑不起意萃乎芒乎如物之叢生其送
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不罪其背我者隨其曲
傳不私其附我者此二句頂上三句因其自窮因其力之所自盡而不強
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已上皆賦斂之術無容心其間故不挫損於吾心常應而常靜
也而況有大塗者乎大塗大道也奢未必為知道其行事猶如此况道德之有於心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

粉音紛
狝音秩

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

鳥焉。名曰意怠。音而其為鳥也。粉粉狝狝。而似無能。不能奮飛

之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

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與群俱也而外人卒不得害。

是以免於患。古云白璧不可為庸庸多後福。正是此意。昔人言及此遂以為天下衰亂不可為矣。豈

知後世為意怠之行。實多而究不能傲倖於意怠之

福。則庸庸多後福之論。猶屬治世之言也。可勝愴然。直木

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

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言以才自見者不能免於患也昔吾聞之大

成之人。曰。大成大成其德也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

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還推以與人。也。此所謂有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也。道流

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得應作德。名應作明。二句言道德流行無往不在。但不欲顯而

居處以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純純一也。常平常也。純一其心。平常其行。與猖狂不知所

自伐耳。削迹捐勢。不為功名。削迹杜門掃軌捐勢不事王侯如此所以不為功名也。是

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功自彼立。名自彼成。不以此責人之成立。而人亦不得以此求

責於我。至人不聞。子何喜哉。不聞不求聞達也。何喜何必以聞為喜也。孔子曰。善

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

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鳥獸不惡則無人患可知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

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

赤子而趨假國名亡亡命也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

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布泉帛也言若以赤子可市

指璧而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

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

迫窮禍患害相收也迫猶近也人之相與必於窮禍患

多亦奚以為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頓此句且君子之交

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

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無故二字絕佳世人反眼相背者

即係昔日萍水傾蓋便握手指天誓曰之人也當於初見時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

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挹拱挹也虛文

屬也以天其異日桑雎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真冷二字

淡也若水矣汝戒之哉形莫如緣情莫若率緣者因緣依附緣則

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

形固不待物不離不勞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也既

命之器以別之者此段根虛已來言與入定交亦當去

文任質相屬以天也末忽另起一段似斷似續古樸奇與

莫測

挹音揖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繫音繫係履正繫結帶也係履履而過敝而係之以繩也

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

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

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攬把也蔓纏繞

也。而王長其間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

得柎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

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

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段襲

原憲貧憊之論已屬套談且昏上亂相等語殊非對君口氣比干剖心與貧憊何涉質筆無疑

枳音紙

森必造反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

歌。森氏之風。槁木几也槁枝策也森氏之風猶森氏之頌也。有其具而無其數。有

其聲而無宮角。無數無節奏也無宮角不合五音也。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

於人之心。犁然如犁田者其土釋然也。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端拱則

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

也。其睛而環視之也。造至也。尊己則至於大。愛己則至於哀。皆

損易。天損之時不容不安故易謂貧而樂也。無受人益難。人益之來欲辭不

無始而非卒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人與

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爾則歌者非我也數語皆言

無己。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之理。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窮極不行，猶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二句作一串讀，言皆天地之氣流行所以運動萬物，發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泄而不可遏者。

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借逝借往也，順化而偕往如臣子之聽命於君，直易事耳。故曰：易。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言利也。爵祿並至而不窮。言其有加物之所利，乃非己也。

吾命有在外者也。外來之利益非己本有，是吾之命有在於外，故使然耳。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豈君子賢人所為？吾乃安然取之，故曰：鳥莫知於鷦鷯。鷦鷯，燕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

落其實，棄之而走。實，口實也。言有不宜處者，目不顧也。其畏人

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如上文所云，則燕畏人之至，不處於人間之堂上，何也？蓋燕舍此別無可安身之地，猶人之社稷，鎮於此不能他移也。喻人雖知人益之不可受，但不能離此世間耳。故曰：難諸解大謬可笑。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

物，而不知其禫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一氣相禫，萬化無窮，不知誰為之者，或益之而損之，或損之而益之，莫知其始，是故不可先迎，莫知其終，是故不可預待也。正而待之，以順其自化而已。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久天

也。人者天之所生也。有天亦天也。天亦造化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性從天命之，非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逝，即逝者如斯之逝，乃造物所以為卒始

人所不得與也。

者體其遊則何人非天何天非人自不受夫外來之損益矣。此段亦根與時俱化來必順乎天道方為順時之極處。知天損人益之別則不至廣己造大知始卒人天之合則不至愛己造哀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留戀而取之也。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日能觀翼能逝此鳥之真也。今見利而忘之。俗所謂螳螂捕蟬之說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言相為利者恒相為累。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以其反走則驚去異鵲故誅之。

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自省也。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

問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

淵。動與物交濁水也。靜而依覽清淵也。言逐於外而迷其內也。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

俗從其俗。不違其禁令也。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類

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以誅罪為辱。吾所以不

庭也。此段言逐物之利者必有忘己之害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

惡。惡者貴而美者賤。貴愛賤憎也。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

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此段

言有才不可自矜以取尤也

人。世。之。患。深。由。道。德。之。功。淺。蓋。道。德。為。萬。物。之。祖。順。時。而。化。非。猶。萬。物。之。貴。人。倫。之。傳。徒。以。取。尤。也。然。而。遊。之。又。必。以。虛。已。為。端。故。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後。遊。乎。大。莫。之。國。以。成。虛。船。之。用。而。不。至。貽。豐。狐。文。豹。之。憂。此。市。南。宜。僚。之。旨。可。與。材。不。材。之。論。相。發。明。者。也。若。北。宮。奢。賦。斂。為。鐘。特。小。術。耳。猶。能。虛。已。順。時。侗。乎。儻。乎。如。彼。送。往。迎。來。如。此。則。其。進。此。者。可。知。已。顧。思。可。以。語。此。者。惟。

孔子。夫。孔。子。豈。非。深。受。世。患。者。哉。大。公。任。謂。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即。虛。已。以。順。時。所。以。遊。乎。道。德。而。免。乎。世。患。之。術。也。然。能。虛。已。以。應。世。而。不。能。虛。已。以。定。交。則。疏。者。不。至。以。患。相。加。而。親。者。或。至。以。患。相。棄。可。奈。何。抑。能。順。時。以。待。人。而。不。能。順。時。以。待。天。則。在。世。本。無。逆。施。之。事。而。在。我。反。生。逆。受。之。情。可。奈。何。乃。子。桑。扈。見。及。此。矣。所。云。相。屬。以。天。相。淡。若。水。誠。有。得。於。形。緣。情。率。之。遺。訓。也。其。虛。已。為。已。至。矣。是。親。交。益。疏。徒。友。益。散。無。復。然。矣。即。孔。子。亦。嘗。言。及。此。矣。所。云。無。受。天。損。無。受。人。益。誠。有。

見於天人始卒之相因也。其順時為已至矣。是廣已造大愛已造哀無或然矣。不則見利忘真則為雕陵之異鵲。自賢取賤則為逆旅之美人而已。何能遊乎道德以免世患哉。此篇闡發全身遠害之理。可以補內篇人間世所未備。大意以道德為眼。其所云虛已順時乃道德中事也。精議奧旨可當涉世韋弦。惟莊子過魏王一段則係淺夫效顰。勦襲紕繆。極易指摘。乃當日訂莊者不亟芟除。以致黎邱晝見吾不能無遺議於郭子玄也。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謂與論道理往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謂質任自然人貌而天。貌雖入而心則天所以為真也虛緣。虛緣虛已而順物葆真養其清而容物是其自處清者每患其過刻又能包容乎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告者不在言語之間所改者不在事為之際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遠者不可及也

全德指上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
文數語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
耳土梗猶土苴夫魏真爲我累耳此段言道在精深俗學之粗亦不足言也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
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
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
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振發也出而見客入
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之客此必
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

道言導

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
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進退從容明乎禮諫
道明乎義皆不能知人心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
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
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目之所觸而道自存無可以容於言語此夫子所以能知人心也
此段言道有不言之妙學者當知得意忘言之妙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
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矣音據
夫趨馳皆取馬而喻故
貌視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

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

不期人信，不期人親，無器而民蹈乎前，而民自歸而人信之。

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總言夫子之大可為而化不可為，不知所以然所以然，若乎後也。

仲尼曰：惡可不察歟！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言此不疾而速之妙，皆心之用，所謂所存者神也。故心存則人存，心亡則人亡。人死雖可哀，不如心死尚為哀之大也。心死即齊物論所謂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為大哀之說也。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

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

入則亡。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萬物莫不待之以成功。故日出則為存，日入則為亡。究竟日無存亡，但俱限

於所見耳。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萬物之生死也，亦猶天之於日，皆有所待以成功。萬物之

有待者，蓋心中之慧日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吾一受此心以成其形，而不少離以效物而動，日夜無隙。

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

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倘不知此心之當存效物

而動，則日夜牿亡，有不知其窮期者。雖薰然成形，奈命不可留，覺有不能繫已往之陳迹，惟見其日日往而不返。人生幾何，是吾與汝方交臂而遂相失也。

此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也。女殆著乎吾所以

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女以

等語，求吾是第見吾之所可見者，不知事過而道已化，不可係留其所可見者，固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何異下

於空肆之中求馬，祇見肆而不見馬乎？此亦扣盤捫燭之喻。上面回借馬為喻，此即答以求馬是呼應巧處。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所以服於吾者甚貴，忘其所有服猶佩服，即上文。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然忘恐落虛無，其實又不必患也。蓋忘不過其故有之吾而不忘者，即吾所待以生之物也。此段言人之所以存者在此心之不亡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惻然似非人，動貌似非人，嗒然似喪其耦。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物之初，即依門，所謂父母未生之前也。千古道秘，一語洩破。孔子

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將者且然，未必之詞，以心思言論之所窮，不得不姑以是言之也。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言物之初混茫一氣耳，氣有陰陽而陰陽之生也，則互為其根，故陰陽交和而物自生。周子太極圖本此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紀，綱維也。言此中若有綱維之究，不知其誰為之者。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成和物生造化運動推遷，似日有所為而所為之功卒不可見。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生死所出入之機，與生死真故為物之和，相循環之用，所謂無極之也。數所字可玩。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宗，猶太宗師也。惟其宗之，所以遊之。孔

子曰。請問遊是。問遊是有何所得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道

謂先天一炁人身中至寶得之者如醉如癡故曰至美至樂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

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問其所以遊此之法也曰。草食之獸不疾易

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淵。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疾惡也獸蟲所

以不惡變易者以藪無異草澤無異水地雖少變而大常者自在也喜怒哀樂不入於習次。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

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

喪禍福之所介乎。即德充符篇物視其所棄隸者若棄泥

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隸屬也知貴在我而不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

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

君子孰能說焉。假借也說仍作如字解言古之君子皆不

上發出修證實義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為而才自然矣。

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

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此種學問原是孔子出以告顏

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

知天地之大全也。醯雞醋中蟻蠓發覆啟幕也。此段言

欲存心於不死必先遊心於未生也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

園音圓

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中國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雖曰寓言。大不迎理。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忽挿此段。洵屬無謂。細味文氣。洵非莊叟之筆。林獻齋何必以年世相違為疑乎。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

獻當作屬

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指父頑母嚚常欲殺舜而言故足以

動人。此段根上下喜怒哀樂不入其胸次意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僮僮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

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槃礴箕踞也。贏與裸同君曰。可矣。是真畫

者也。此段亦屬後人擬筆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

也。常釣也。言此文人釣矣。而其釣不釣。蓋非持其釣。而文以釣為事者也。常常如此。持竿自適而已。

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

僮音伍

反。磻音各

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語意糾纏稚弱於是且而屬之大夫曰。

昔者寡人夢見良人墨色而頰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

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

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

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無變令也偏令無出○無專

也○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不樹朋黨也長官者不

成德○不居功也黷斛不敢入於四境○不懷疑也列士壤植散羣則尚

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黷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

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

而汝同

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

身無聞。○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可勝粲然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

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

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循斯須循人情於斯須也

○須雖鄙夫猶羞稱之矣此等議論此等筆法乃敢擬莊吾不知其是誠何心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貫鏹也措杯水其肘上○言平

直之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沓重也言前矢適去而後至也

○之矢復寓於弦上當是時猶象人也。○象人木偶也形容

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言能以巧用而不能以神用也嘗與

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皆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讀至此便覺毛髮悚然矣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猶猶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恂目猶目眩也爾於中也殆矣夫此段根本上不足以患心意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論語載徐令尹子文之事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鼻間栩栩心平而氣靜也此便裝假不來不似謝家履矯情鎮物令人冷眼觀破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

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彼人我也我為令尹則人不得為令尹人為令尹則我自當不為令尹躊躇四顧高視而曠觀之也根本上段得其所一而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非言可窮也美人不得濫非色可淫也盜人不得刦非威可屈也伏戲黃帝不得友非世可係也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有句出老子此段言身外之物於真我本無加損根本上貴在

於我而不失
於變包來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此真左右之見也。描寫曲

盡。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此段存亡不係於我，則我之存亡亦不係於國，亦根上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包來。

有道者非可以言傳。見道者不必以言受。蓋道不在入而在入之心也。人之心貴求乎不死之實，而不死其心之術，又貴立乎未生之前。此其間有至微焉，非有得於我而無動乎中者，未足以語此耳。如東郭順子、溫伯雪

子皆所謂有道之人也。子方之不能稱，夫子之不容言，豈無說與？亦以可求於言辯之間者為有待，以生有待，以死之人其不可求於言辯之間者為忘乎？故吾吾有不忘之心也。死而不忘者壽，則薪盡火傳之說矣。顧大化密移，俯仰之間，輒成陳迹，而欲求於交臂易失之頃，非遊心於物初，以期得乎至美至樂，鮮有不効物而動而蹈心死之大哀也。然而遊心亦未易言也。物之初一而已矣。死生終始皆後起之名，惟得其所，即四支百體猶屬多餘。其四支百體之外，所云得喪禍福者，又無

論已。此遊心者。貴在於我。不特無患心之實。亦併無修心之名。方為極則矣。孔老之旨。其為道。豈有殊哉。此其道。惟百里奚有虞氏得之。彼列禦寇怵然有恂目之志。未足云也。若夫孫叔敖在彼。在我之說。凡君未亡。未存之論。庶幾於遊心物初之旨也哉。篇中結穴處。在夫子老聃二段。詮闡道要。已無遺蘊。首二段引起心學之精。不在言論之末。後數段舉為道之人。言其心之無累如此。作個証佐。惟魯哀公宋元公臧丈人三段。語氣不屬。立義亦淺。非南華手筆無疑。余非過為指摘也。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音墳}斧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

無為謂曰。吾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

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道之為物。無名無相。無有知者。無

得者。無不得者。知之間。添出思慮。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

等語。所謂無風起浪頭上安頭矣。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

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

語若。中欲言而亡。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

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

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三句出老子是

全段肯綮大抵落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在其自然，斯不言之教也。致之至之，皆屬造作。故道德之所不取，道德之中有仁義禮仁，猶近也。為之可也，義則過於分別，虧之可也，禮則相助為偽而已。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五句出老子

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三句出老子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

為物猶扑散而為器也。歸根謂返於道德。其易也，其唯太人乎。大人所以能歸也。然不起分別耳。此句起下意。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生死為徒，吾又何患

人之最易起分別者，莫如生死。不知生死，亦任其自然，出入於造化之機也。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孰知其綱維是乎？大約盈盈天地間，只是渾芒一氣，以息相吹，或聚或散，頓成生死，異觀如佛家所謂四大假合，死而復散之說也。若不以生死為異，更相為始，則未知孰死。故萬物一也。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之。今人皆以生為神奇，而美之。死為臭腐，而惡之。大非也。豈知神奇臭腐反覆相因，無有窮也。故在天下間，皆一氣耳。聖人則處之如一，不起分別。

別任其自然此所謂道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

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

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

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

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明乎道之自然

非知可得。故以不知為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未收狂

知終也。狂屈便多此一聞矣。點出無為謂。蓋無為謂惟以不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

不說。三語與論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數語同意。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

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觀於天地亦體。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

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人之神明至精。似

與彼百化之物。已死生異變。方圓異象。實不知其所以然。

之本根。惟見翩然萬物。而無物之不有。自古固存。而無時

之不然。是故無所容吾知也。既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

為小。待之成體。承上遂指本根。蓋本根者道也。道無往而

亦待而後成也。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天下以此而浮

而不。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陰陽四時造化之用。惛然

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若亡也。而實存

知北遊

卷之四

神萬物自生自育而不知其誰為之者。此之謂本根。
段與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一節同意
可以觀於天矣。以此觀天則天之所以為天者居然可知矣。苟反之吾身得其所所以生我者守之不能則歸根之道也。此段從上面歸根意發出議論精微玄妙與上若斷若續奇甚。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不妄動，目不妄視，則專氣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不起思致柔而天和將自至矣。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慮出入以度則心不外馳。

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矐然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故字對新言矐然無心直視貌如新生之犢言與彼更生而不知其所以然。

言未卒，齧缺睡寐。當下頓悟收聽返視凝神。被衣大說者。言未卒齧缺睡寐。內守不覺相對而睡寐也。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

持。真其實知言天機無妄自能相悅以解。不以故自持即上文無求其故之意。媿媿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超然無心不可與謀。狀其被衣至此實忘為入非贊詞也。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

委積聚也。四大假合故曰委形。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陰陽二五交有生故曰委和。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既生則有性命而窮盡故曰委順。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

又胡可得而有邪。彊陽即健動之義。天地以之。生物者。舉以為吾之所得。不亦妄乎。佛氏所謂。人法雙忘。乃成空到者。其義可想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

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掇擊而知。疏淪。通其滯也。澡雪。滌其舊也。掇擊。去之也。夫

道宵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宵然。夜杳之義。崖。邊際略相略也。夫昭

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俱是無中生有。精神之精。即道家所謂先天之精。清通而無象者。也是性所自出也。形本之精。即易繫所謂男女媾精之精。有氣而有質者。也是命所由立也。

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而汝同
宵。易了
反。

有生矣。則因而生生。既生生。則不能無死。然其生而來也。不知何自。其死而去也。不知何止。無出入之門。無住宿之房。任其死生來去。如通衢四達。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

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邀。猶邀諸路而得之也。得道之人。外

而肢體內。而思慮耳目。莫非道妙。故用心不勞。應物無方。信乎不可不邀而得之也。天不得不高地

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此言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

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夫道之難

博知辯慧。俱用不着。固不待言矣。而此中功候。損益皆無所加者。則聖人之所守也。損益即忘。與助長之說。文氣抑揚盤旋。跌宕有致。淵淵乎其若海。言其存而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不測也。

也。言其動而無方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

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其裁成輔相以成物曲之利者則在君子之道。不過

外著之端耳。必其無心於運量。而萬物皆往資始。中國有資生而無有終窮。友為道之至極。此言道之體。

入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及於宗。中國有人焉。謂聖人也。非陰非陽。言有無死生不足以係之。處於天

地之間。直且為人。所謂有人之形者。故曰中國有人焉。此入世法也。將及於宗。所謂無入之情者。故曰非陰非陽焉。

此出世法也。反宗即遊於物初之說。此言邀乎道者之入。自本觀之。生者暗醱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

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惟反于宗則其德與冥冥者合矣。故能相忘於死生之間。

蓋自其宗觀之。非惟無形抑且無生。非惟無生抑且無氣。氣動而有生者。氣之聚也。如人之有暗醱者。然醱梅漿也。

暗久醱之也。壽夭相去幾何。同歸於散而已。人生百果。年直須臾已。何足是堯非桀。噉噉於須臾之頃乎。

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木實曰果。草實曰蔬。言為物雖微。其卑高之相。亞大小之相。綴亦自有文理。而不亂人道之大。雖難與果

蔬比倫。然所以相齒之序。未嘗有異也。聖人遭之而不違。聖人處此。如父子無所解。君臣無所逃。亦過之而不守。盡其所當盡而已。此句根上直且為人來。

過矣。而化未嘗苦節。以自貞。蓋亦順調而應之德也。調謂其自然也。此句根上將反於宗來。

善處為之。而有以為者。德偶而應之道也。偶。值也。值乎此也。頂上遭之。而不違句。

心為之者。道也。頂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帝王之治。無為上。過之。而不守句。

上。過之。而不守句。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而無不為也。即

應物無方之意。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郤。忽然而已。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漭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

溲溲

知北遊

反張歎

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殺。隨其天衰。紛乎宛乎。音扶
 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出生入死也。死者為生物。所哀人類所悲而在死者。則以軀殼為累。弃之為快也。弓囊曰殺。衣囊曰衰。紛亂宛轉形容解散墮衰之貌。大歸如旅人赴家者不回頭也。此言生死原無異觀。根上生者暗隱物包來。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不形者法身也。實非將至者之所務何也。以眾人皆能論乎。此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若待擬議商量。尚在目耳上討分曉。猶非道妙。故欲明見乎道。則不能廢幾一遇。是言不如不言也。道本不可以言。聞是聞不如不聞也。默然塞焉。方為大得乎。

道矣。此應上文。夫道。宵乎。難言。意言。邀乎。道者之法。

反柳蒲實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已盡再問便非。
 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欲指其所在也。
 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螻蟻有知而至。微稊稗無知而有生。瓦甃無生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是而為道。則道之無不在可知。莊叟慣有極奇極怪之言。使人一時忍耐。不得然後發出。正論此。猛獸欲搏而匿爪。鷲鳥欲擊而斂翼者也。縱送抑揚之法。盡於此矣。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道無往而不在。問不及本。正猶司市之官。問監市以物之市價。而及於屠宰之履豨。每於至下之處。愈可比況。他物則所云四者無不可。

以言道矣履豨以足蹠豕背驗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

其肥瘠亦市價中之一端也汝唯勿

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指定其

一端則道自在凡物之中而無有或遺矣猶嘗相與遊乎

言之中有周徧咸三字其詞不同其指一也十九字作一句讀言

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試與遊於虛無之中

合萬為一而論無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

而問乎試與無所作為乎其中定而不動乎寂而不撓

已吾志當此之時吾之志寂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住而無所往亦不去而來不知其所止若吾志有所往而

知所往至於何處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復來亦不知止宿

在於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若吾志既往而來之後

何處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亦不知其往來來究

竟歸於彷徨乎馮閱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吾之志惟

大閱曠之中雖有絕頂聰慧入於其中總不物物者與物

知其何所窮極是道之無際不可定指如此物物者與物

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以物論道是未知道之

物何以有際謂其無在而無不在也其不際之際際之不

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

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不際之際道散而

物全而歸道也謂其盈虛衰殺道與物相為循環耳乃道

能為盈虛而盈虛非道能為衰殺而衰殺非道本末積散

亦猶是也是道主乎物之中而仍出乎物之外期而言之其可得乎

音阿 何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隱几

瞑音眠

畫。便。有。視。於。無。形。音查。矧。荷。其。日。中。參。戶。而。入。曰。開。也。老。龍

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音刺。嘿然放杖而笑曰：嘿然放杖聲。天知

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

死矣夫。天指老龍言老龍知已之僻陋慢訑不足與言

發即下面藏字之義。音岡。弇垺吊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

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

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藏字即知者不言之意言

之非言可傳，況體道者乎。神農尚未為得道且知道

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體道者有見於此是以收

訑音伍

所若落言詮，即謂道為冥冥，究竟冥冥非道，蓋道而可於

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

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

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

所以知道之數也。道本如是但多此一知耳。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

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

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與首段黃帝

意。此言無窮不知道，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告知北遊同

也。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

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聞見言皆以形而後名之。知形形者之不形。此道所以不

當名也。此言知不知之知如此。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

問道者亦未問道。既言無為知道之非。併言泰清問道之未是。重重掃盡。解會極微。道無

問問無應。問不可得。應不可得。凡以道未始有物而已。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

應應之。是無內也。問窮所謂責空也。無內是實無。而假有以應之。皆屬乎外也。以無內

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

乎崐崘。不遊乎大虛。在外不見其全。在內不知其本。所以不能踐登於至高之域。而道遙於至

空之地也。以無內待問窮。問答愈多。去道愈遠矣。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

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禮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

而不得也。三句出老子。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

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光曜能為無。不能為無。無

所以尚落無之一邊。既落於無。則為無所有。於清淨之中。著了一物。何從而至。窅然空然。不見不聞。地位哉。數語

闡發性體真空層層剝蕉。大類禪語。大馬之捶鉤者。大馬。大司馬也。鉤。劍名。捶。鍛也。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

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守。猶純氣之守。臣之年二十而

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反捶之累

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用者技也。尚借不他。

用之神以為用。而況乎道固無不用者乎。萬物孰不資於此。而漫以用見乎。此與痾瘵丈人承蜩同意而立義不同。承蜩為養生言之。槌鉤為明道言之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此問雖千古疑案。却不可少。天地乃空中。

細物有形。生於無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目不及見。耳邵子皇極經世本此。仲尼曰。可。古猶

今也。隱隱說個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無子無孫之意。大約未有天地之先。即吾身之本來。總是空相。不可思議者也。此個空相。便是無古無今矣。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

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

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

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此個道理絕難致喙。初問之時。心本無物。一聞略覺

領悟。久而愈思。愈塞。故昭然昧然。輾轉無古無今。無始無

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畫出太極未分之圖。一圍空

乾坤六子安頓何處。故曰。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此處若不喝止其言。便生出支蔓。不了矣。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

邪。皆有所一體。即以人之生死言之。所謂不死不生之鄉。是也。人之未生。叫不得做死。不以生而生。

其死。人之既死。未必遂無生。不以死而死。其生。死生其來無跡。其往無崖。豈必有所待而各成其為體。皆道之。物物

從無而有也。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

也。猶其有物也。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

之。一有物出涉乎形器便不得為先物猶其有物故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

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有則從一生萬生生不

故聖人之愛人終無已者亦順造化自然之運取其生生不已而巳然而生生之端從何而起非本於未有天地之中來乎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

回敢問其遊。將者承奉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處物之涉

乎。天。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

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外化而內不化者應物而心不

定而為物所撐觸也。與物化者。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

外化也。一不化者內不化者也。

必與之莫多。安化安不化是詰詞言安所化乎安所不化

一不化者乎莫多。即一不化者。豨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官。湯武

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

人乎。圃。圃宮室古之所學各成一家。乃君子之人。如為儒

而非。彼紛紛相整粉。況今之人。去古益遠。聖人處物不傷

異同益多。其能與物化而不傷者鮮矣。

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

迎。惟聖人能是非兩行而休乎天鈞不傷物而物亦不

能傷將之以無將迎之以無迎此所謂將迎也。已。

林與臯壤與。古藏本臯壤句下有與我

無親四字義更優應從之。使我欣欣然而樂。

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

山林阜壤之中與我本無親也。世人於營營之時自覺煩擾。每有思休而樂就焉。及一旦入於其中。寂寞無聊。又未免靜中思動矣。是無故而樂。無故而哀也。此言是非本無定在。皆由人心所造。其所以為內化而外不化者也。

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世人於物不過如逆旅之一宿。豈能一一深知主人之事。故有知之所及。謂之遇。然所遇有限也。有力之所及。謂之能。然所能有限也。故不免有不能者。乃世人以是非相整。欲為無不知無不能。斷不可得。徒傷物以自傷而已。豈不可悲哉。

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去言去為。是遊於無將無迎。樣子若必齊知之所知。雖知之亦非所貴也。

道立乎天地之先。物物而非物。所謂本根者也。以為有。

既非有。以為無。又不盡於無。知之即多。此一知之即多。此一言也。故體道者。惟無為而歸根。以進於不知。不知之境而已矣。夫道本一也。聚散生死。氣之適然。臭腐神奇。由人所命。無為而歸根。所以貴也。知也。狂屈也。黃帝也。見皆及此。而不能無辯者。則有知不如無知。有言不如無言也。故天地之美。萬物之理。自古迄今。無有異也。誰為為之。亦何嘗有擬議於其間哉。則道之在入者。可知已。被衣之告齧缺曰。正汝形。一汝視。攝汝知。一汝度。此無為而歸根之說也。曰。汝瞳然如新生之犢。而

無求其故。此以不知知之。不言言之之說也。若遽以道爲我有。匪特不知爲道。併不知爲我矣。何也。我亦道中之一物耳。有生於無。道之生我。猶生物也。壽夭總歸於盡。我生本非有生。我死豈爲有死。不違不守。將反於宗。聖人之無爲而歸根者。惟此而已。若夫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究非聞見之所可及。詎可曰我得有乎道乎。老氏之言。實與丞之告舜無二旨也。雖然。道豈遂無所在乎。非也。粗舉之。則螻蟻稊稗。瓦甃屎溺。無非見端。精求之。則盈虛衰殺。本末積散。皆非實質。物物者與物無際。宜

乎。東郭子之惑也。故以道爲無者。謂之冥冥。則道似多。一冥冥之名。既道之所不受。以道爲有者。謂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則道又分一貴賤。約散之數。又道之所不居。必如無始所云。道無問。問無應。方爲不知之知。不言之言者矣。是以光曜之問。無有也。以有無不如無。無斯於言。無者有進矣。捶鈎之對。大馬也。以有用假之。不用斯於言。有者又有進矣。大抵道先天地而生。物物而非物。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生死總爲一體。言有言無。俱屬邊見。體道者。惟外化而內不化。與物相將迎。而物

不能傷焉其所不知不能者在之而已此無為歸根之
要旨不知不言之極則冉求顏子折衷於仲尼而論定
矣篇中發明道妙微言如屑佞之又佞不可思議陸方
壺云讀此則三藏大乘皆可迎刃而解知言哉

莊子因卷之四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922